

## 抵達之謎

那麼愛著又恨著風城裡的這個深冬。

在霧裡風裡，走短短的路程去上課，沿著學校後門，林蔭下的人行道，朝那個已無數次來去的步跡走去。薄霧輕輕漫漫地圍在四周。一旁偶然會有垂彎下來，勾觸髮梢與頰廓的，禿謝的樹枝。我會感到兩邊的臉頰凍白乾燥，唇部龜裂地像是半刨起的木屑。

拉緊羽絨外套，走進那座迷宮一般迴折拔高，未及夜黯就掩去了一大半天光的龍形陵寢，那是學院的形貌。光滑鏗亮的磨石地板，隱隱聽見步聲迴盪，趕在上課前將自己塞進課室角落的位置，與隔鄰的同學挨擠在走道迫促的室內，卻因為那些陌生的臉孔而顯得如此遙遠。

研究室裡靜謐的，只有當週報告的同學單調的聲音，讓人浮晃在一片無承載意義的話語海洋裡……有時，突烈興起一種溺水的恐慌，一口氣升不上來，反倒湧灌了巨量的水體，撐脹胃部似的溺斃感。胸口忽然填溢高壓過多的氣體，緩緩深呼吸，撫住胸口，偷眼觀望身旁神情專注的同學，為自己可能的失態而羞恥。

我看見批判與分析的顏色，鐵藍、銀亮，像是刀具。屢屢鬆嘴，看見言說是一口有形的煙氣但沒有聲音。我的話語始終會在太高的位置懸著擱著，有時又在低暗的心口悶堵住，彷彿浴室的排水篩孔被一球一球的亂髮，叢結似的沉積。太多太多，就變成化石。課後，帶著剛出土的愧悔返回寓居的小套房，斷電式昏沉睡去。

隔日，我會在醞釀的夢寐中醒來，像有一輛轟隆駛過的列車，無情而輪遞地輾軋過去，腦袋嗡嗡鳴響高頻之音。

暖身的床被太重，在睡時扳拗扭折身體，於是頸背痠疼，如火焚燒。

我覺得好累好累。

是因為那敞洩而下的天光嗎？

走出賃租的小套房，心裡會升起一種痛惡的憤怒感。陽光艷艷，體軀那麼不堪，裸身一樣被光線穿射而過。夢和現實如同經過重曝的底片那樣疊映著，眼前是繁忙來往，晨亮的馬路，夢裡則是一尊被香柱薰糊而黧黑的廟神，眺瞰著我。天空在燃燒。遠方倒懸藻綠之海，周身潮騷起暗金色的沙汐。

然後然後，走經一旁坦闊的草地（而我總希望生命是這樣的草地，純粹而茵綠），循著弧彎人行道短短的路途，上課。

有時候，這樣的光會使我想起 S。

在時光的霧霰中，我會看見她驅散茫迷如塵燼的灰色走來。過去被一團油畫似的金黃色暈所覆蓋。她像是記憶恆星上的日珥，是太陽表面雲霧般甩盪焰離的，薔薇色的火鏈。那麼恆熾的亮，足以使人曬傷灰飛煙滅。

就像我總是懷疑北歐諸國的自殺率與太長的日晝有關，人或許還是得有一半以上的黑暗。長久站在大太陽身旁，人將被照得扁平沒有一絲皺褶稜線，像是被神的手指壓得平整無毛邊的存在。

後來，約束生命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的交點，那麼不可能，久隔未連絡使我們漸漸地冷淡疏漠，各自的生活同溫層像是落葉一樣分懸在各異的高度，有些簇新的事物，會在時間的漫漫飄塵中傾斜剝落。她飛往巴黎交換，而我因為返家、參與讀書會往來中南部的國道公路，眼瞳的角落飛逝漠野平疇的景致、民居平房和一些淡青掉色的隔音牆板，有時看著看著為目的地而絕望，我會那麼倦憊地感到，像看了一部有著驚人創意但情節平庸、結局下乘的電影，忖思：如果都只是過程……

我抗拒抵達。

※

忽然有一天淋漓地下起了雨，彷彿藏了一整個冬天的秘密被悉數抖落。我尋思我的姿態，有時候為了與他人溝通的困難而感到心痛。一些零星、散泛的印象與懊恨。空蕩的房間，積塵的杯子，潮濕的夢境。我會極想，就這樣靡費買下一張電影票，在半夢半醒中看一場電影，讓那些片段段的音聲、光影與特效，對白與情緒織入夢中，想臆著，這樣的電影也許更好看也不一定。

那時，每隔幾週便回到台中，參加母校的讀書會。天色晚了，搭上一班擁擠的公車，在那下班或散學的波峰交通裡，常常看到黃昏垂暮似的，屬於人臉的魔術時刻：浮脹的眼，弛放舒張開來的細紋，勃腫的脈管，介於恍惚與沉思之間的，出神的臉。人面，魚相。我們吞吐同樣一缸傾注於大眾運輸系統的池水，靜闐無聲，思維溝通的氣泡啵啵啵的浮在鐵製的巨箱上，從每個人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中吐出。我會因此而蒙太奇地，想起一些收藏在心底的鏡頭或畫作：往返虛無之境的列車的窗鏡上，與玻璃重影輕輕對抵的客途之人、愛德華·霍普的名畫《夜遊者》中，那間沒有出口，時間琥珀一樣封存起都市漫遊者，永晝不曾打烊的快餐店。城市棲伏像一隻難以飽饜的獸，收割孤獨。

而雨下在雨裡。我們穿過雨到一家快炒店，吃一份研究所的聚餐。

那後來的印象，記憶裡不知為何，總是顯得貧赤而乾澀。整幅景框的話音如同被抽瀝掉，流失一些關鍵性的，延續理解的可能。我們恍若一隻隻缺了角的音叉。人們手勢揮舞，滔滔不絕，另一些人有的時候安靜諦聽，有時接過話尾透露那張臉孔背後的遠方，一些我不可能身歷的境遇與經驗。服務生頻繁地前來加水，這時，我們會因此感受遲疑、頓滯，而將語速稍稍放緩。

往往有那樣的瞬間以為，這個惱人的闖入者竟是一個揭破華麗、浮幻油彩之膜泡的先知，座間的彼此這才清醒起來。然而怪兀相反的是，眾人的臉孔卻呆睜走神，唇齒好像要因為鬆翻而墜落，黯然地發現，或許我們並不怎麼關心旁人個己的奄頹歡爽，那股作勢饕餮別人耳根的興致會慢慢啞默下來。然後，離開。靜止的畫面被重啟播放，這邊的人音量可能過小講了一些滑稽的趣聞或八卦，然後另一邊的人因無法聞知，像延遲數秒的衛星轉播畫面，待人傳遞簡化後的描述過來後，才配合大笑起來（那多麼像《去年在馬倫巴》裡，滿廳的男女儷人錯位擱

置的談話，講者泛出嘴沫，聽者這時卻端肅如蠟像、音畫不同步、按下空格鍵的時間感……)。

※

突然聽聞同學 K 的車禍。男友不在此地，就近並沒有人可以幫忙，於是我被傳呼到醫院陪她驗傷。走入迷宮般巨大的白色宮殿，眼神梭巡在放射科、內科、骨科、外科、院內餐廳以及藥房，有一刻覺得自己正身處空闊的轉運大廈。建築內充滿一種低抑的輕噪，指南示北的路標讓我像是一個闖入異域的夢遊之人那樣打旋來去，穿過眾人隱沒暗影的臉，在這座依照人體內外器官命名分布的樣品屋小鎮裡迷惑。迷途。

最後，我在急診床位區那一群老苦的人們中間找到她。感覺這裡比冥府更靠近死亡。心中竟泛起一種誇張而富戲劇性的哀感。就好像我正壓底我的身體抵禦飛散的彈片，穿越已然是殘垣頹瓦的戰餘的廢土，踉蹌走過破毀的家屋、纏縛繃帶的傷患，以及那因為戰爭而亂序的日常，終於抵達失散久矣的親人身旁的錯覺。我們是這一片蒼白無明的世界裡，唯一相識的零餘之人。可以許諾，可以相伴直到世界盡頭。

我走到她面前，訥訥地跟她打了招呼。

乾泛的問候末，陷入一陣靜噤的漫默與尷尬。我有一絲因懦弱而起的憂傷。與 K 走得太近，內心慌亂警戒。我莫名知道她太多的事。

我看見病房內外忙碌的家屬，還有更多更多，弓身艱難地困坐輪椅的人，浮暴筋脈，頭手的肌膚有如擰皺多次的紙張。而我們這邊的急診床架上，整片躺臥著蝦縮的老人，像是一隻隻皺頸的蜥蜴，枕在湖綠乾淨的病床上，死生不明地垂吊那些銘黃液態的點滴。身旁的一個好年老的病人，蜷身如嬰孩，抵賴著不讓護理師將手上的針尖戳入他薄透的肌膚裡。

我想像著 K 在她的城市，擁有的家人與伴侶，想像她伶仃來到這一座多風的城邦，而我或者可以給她更多的依傍。也許終於有一次，我的生命可以打開，與他人有所交叉，可以織成一些我沒看過的美極了的圖案，我可以從一雙對話相遇而展開的漣漪，抵達另一個人的生命，接著下一個，下一個……但我們卻各自安靜地盯視與滑閱手機，我把很多的話掃回心靈的地窖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聽任話語在不著邊際的應合中流失……好幾個瞬間，我以為我還在光白錯縱的昏暗迷宮盲目前行，領單取藥、尋覓閒空下來的護理師、閃過自病院寬長的電梯裡褪出的擔架……也許是，我下意識地抗拒抵達。

才發現，我不是擅闖地獄的奧菲斯，也沒有一個亞莉亞德妮用她那小小線團引示我走出迷宮。

因為我離開醫院時，沒有回頭也沒有線軸。

※

另一座城市的朋友來訊息說我夢見你，我夢見你在畫畫，淡淡掃出了自畫像你的臉部輪廓，卻叛逆地將五官用色筆瘋亂塗抹。我說，這是隱喻。

真是個遲冷的冬季。

經常，套著一身厚襪棉褲、衛生衣與加厚的圓領長衫，靜坐在桌前，什麼也不做，只是停頓，發呆。

外邊，或者隔天，又是一整個天光大亮的綱常人世。

我們將路與路之間下錠確然的位置，視之為終其一生追求的必然終點，並不回頭凝視路途本身，所有一切只是向著窄窄的閘口飆速而去，然後看著連光陰都老去……我會想像那可見可感的未來，猶如一陣無從迴避的風旋襲來，看見父母髮白蒼老而無能返以情感甚且物質的回報（也許用著氣短哀沮的眼神凝視我彷彿責難：你活在自己的世界。）

在自己的歧路掌紋中茫茫迷途，在風中打旋。

質詰自己，我在這裡幹嘛呢？

為什麼我們會離彼此如此的遙遠，遠到像是不曾相識？

在路途之間，在每個未曾抵達的溝通、錯過的眼神，以及虛應的允諾之間，可還有依稀剩餘的價值？

我惶惑往返彼地和異域，書寫無從回覆的字，然後坐候等待。聆聽自己的聲音在封閉牆室裡嗡嗡回音。我讀，我寫，我靜候。

寂然暗室中，開始有一些事物影綽秘閃。等待著什麼，好像等待著潮汐重新拍打著翻捲上岸，等待自己如成千上萬的沙粒與零星的貝殼被裹覆與磨洗，突然感到內心有一股撐脹欲破的，因為柔軟與理解而起的悲傷。一切彷彿都可原有似的。

我知道，那是鯨魚旋身翻出水面的時刻。

我會無以描述那打從降生之初就一同存在，彷彿潔白的紙張那樣光潤輭腴，尚未有任何溝渠的腦葉，如何在那一刻暈開美麗的墨跡，如何感受到因為貪歡而遲誤，因為年少而愚駭，因為唯恐失去而執著……那麼那麼多美妙的顫悸。

那一刻，彷彿有一隻巨大溫柔的神靈晃晃悠悠地走過，只留下輕輕淺淺的腳印。我好像成為神的某個飛揚的手勢，同時感受到內心脹滿了痛楚，卻沒有一絲綻開的傷口，感受到滿心地謙抑，但並非卑弱。如同哀切的提琴，詩或者數學所敲響的宇宙之鐘，是生活的逃脫術，是撬開夢之硬殼，流漫而出的冰霰與火焰……

為了這樣的時刻，我在路上等待。

抵達了嗎？抵達了嗎？下車鈴響，我遺下和欣客運的車票於座位上的網欄裡，交遞新竹客運的票券給司機，低聲說道：謝謝。謝謝。

謝謝你載我抵達。

抵達轉運站，學校，道旁的站牌，我的路途中央。